



列寧格勒故事

吉洪諾夫著 林陵等譯

時代出版社

列寧格勒故事

吉 洪 諾 夫 著

林 陵 等 譯

時代出版社

Н. Тихоно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Перевод Лин-лин и др.

Пекин

Экста

Шанхай

本書根據原版本：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 Избр. произв. т. II.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1.



1952年12月初版
(京)(16,000册)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出
版
者

時
代
出
版
社

北
京
東
安
門
外
八
號

翻
譯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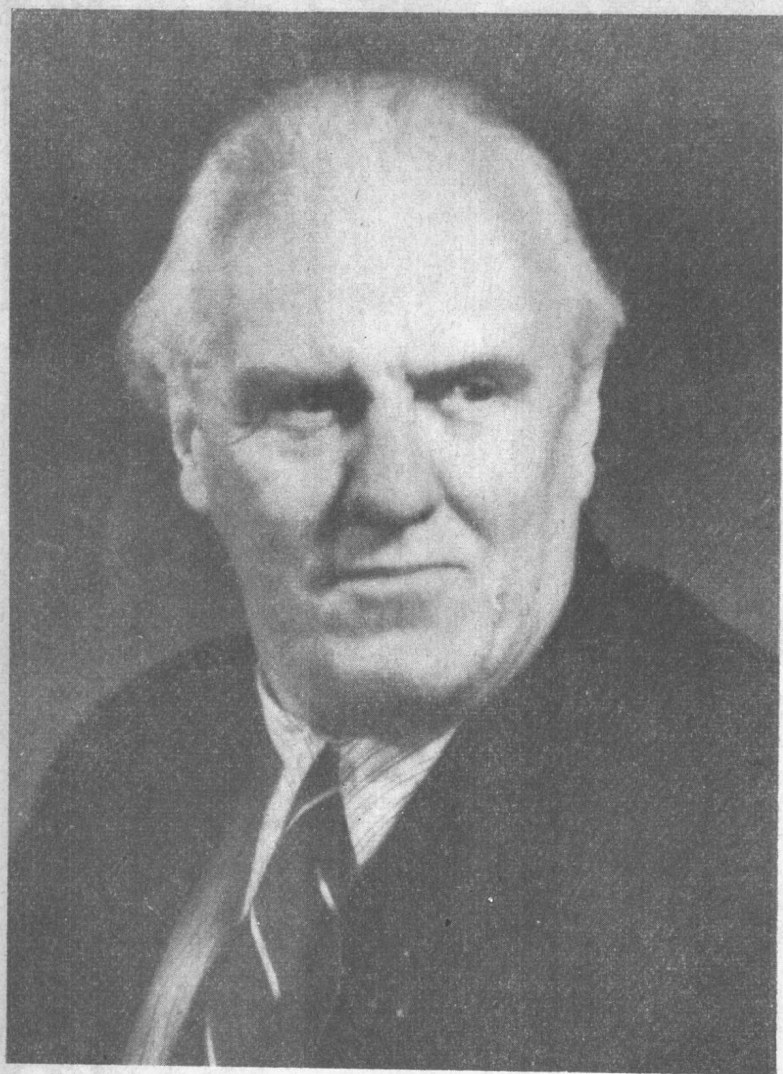
林

陵
等

著
作
者

吉
洪
銘
夫

列寧格勒故事



Agnew

作者像及其簽名

~~ABY/1065/24~~

ABY/28/15

目次

決鬥.....	三
篋上的人.....	七
母親.....	三
矮子來啦.....	二〇
火堆.....	二七
布穀.....	三四
屋頂上的姑娘.....	四三
尼查米.....	五三
冬夜.....	六〇

高山的孩子·····	六五
『我還活着』·····	七三
春天·····	八五
老軍人·····	九五
瞬間·····	一〇一
姑娘·····	一二四
新人·····	一二〇
會見·····	一二四
獅子的腳爪·····	一二九
家庭·····	一三五
手·····	一四一
蘋果樹·····	一四七

決 鬥

德國飛行員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戰利品：在宛似綠色蛋糕的樹林中央橫陳着一條黃色的狹帶。一列滿載軍火的長長的列車在土阜上爬着，對森林簡直用不着什麼俯衝飛行。只要等候列車開近兩座森林之間的露天空地的出口處，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和萬無一失地對它大肆轟炸了。

飛機展翅飛翔，向陽光閃耀一下，並且飛了一圈，昇向高處，然後再向田野疾降。兩條污泥的潰泉在預想列車該在那裏出現的土阜兩旁升起。但是飛行員看一下森林，他看見列車開到露天空地的時候，又忽然退縮到森林裏面去了。炸彈落了個空。

飛行員又飛了一圈，斷定他現在可不會再失之交臂了。列車在露天空地疾馳而過。它那裏會知道，它在森林裏現在又要碰到什麼，被轟擊得拔離原地的沉重的松樹將倒在車輛上呢？松樹白白地倒下。列車穿過這地方。炸彈又白白地耗費了。

飛行員破口大罵。難道這動轉不靈的、長長的運貨列車就能夠毫不受懲地通過嗎？德國人筆直向森林俯衝下去，正當列車的中央。可能是他計算得不好，可能這裏又發生了什麼意外，炸彈並沒有落在列車上，而落在森林裏了。捉拿不住的列車繼續它自己的路程，任性地向前駛着。

『好安心！』德國飛行員說。『現在我們來好好地談談吧。』

他開始計算了，嚴格而仔細地環視空地。這不平凡的圍獵甚至於很使他迷戀。

他又從雲層裏衝到地面上去，衝到一條透明的煙帶在赤熱的空氣中抖動的那地方去。似乎他就要嵌進火車頭裏去了。但是好似有人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把列車從他爪翼之下搶開了。爆炸的轟響聲還在耳際繚繞，可是有一種清楚的感覺：落空了。他看看下面：真是這樣。列車走着，秋毫未被侵犯。

飛行員明白了，不知是誰的並不稍遜的頑強的意志不肯對他讓步，機師有着鐵的眼睛，計算是奇妙而準確的，要捉住他並不那樣容易。

決鬥延續着。炸彈落在列車的前面，後面，兩側，但是這怪物，——正如德國人私自稱呼它的那樣，向車站走去，好似有無形的精靈在保佑着它。

列車作着奇怪的跳躍，所有的掛鉤都狂暴地發出鏗鏘之聲，在下坡的時候，它像戴有口銜的馬似的疾馳着。並且正就在又有炸彈等候它的時候，它便不向前爬行。它退到後面去，停下來，或是蹣跚而行，或是飛逝如箭，——這默默無言的、順從它駕駛者的長長的列車，無論什麼都辦得到！炸彈像爆竹似地炸裂。

飛行員弄得滿頭是汗。他往下飛，一次一次地撲來進攻。他最後一次猜對了。列車沒救了。機師第一次犯了錯誤。但是咒罵從法西斯蒂被風吹日晒的嘴唇裏迸裂出來：炸彈完了……沒有什麼可炸的了！

於是他便沿着列車飛，把一排排的機槍子彈撒在列車上，但是這裏又有森林出現了，不知是那一個鬼怪無巧不巧地拋開了它，於是列車又一無損害地在綠色的陰暗中滑行，似乎任什麼都不能抓住它。法西斯蒂發瘋了。他瞄準機車，瞄準這躲在那裏、在薄薄牆壁之後的敵人，瞄準這譏笑他『空中大王』全部勇氣的、像瘋子似地在原野和森林裏開駛自己列車的這位可怕的俄羅斯工人……子彈在列車上面飛過，有些落在車輪下面，打在鐵軌上鏗然而響，可是列車仍舊走着……

飛行員困憊得洩氣了。天空明麗。是一個水晶似的暢朗的秋天，有些類似惠斯特法

爾●的遙遠的秋天。子彈用完了。決鬥也完結了。俄羅斯人在那裏，在下面，勝利了。用整個飛機去打擊它嗎？用瘋狂去制止瘋狂嗎？顫抖在法西斯蒂的背上爬過。

他降下去，懷着好奇心和憎恨心在列車上空飛過。他看不見機師的凝視的眼睛在監視他，機師只是說：『怎樣，壞蛋，到手了嗎？』

機車懷着蔑視越過黑影，並且壓碎了它，那伸展在路軌上的敵機的黑影。

（林 陵譯）

筏上的人

輪船沉沒了。船尾高高地翹在水上，船尾上豎着一堵黑色的煤灰牆。炸彈正巧打中船心，把這煤灰從煤坑底裏掀出來，緩緩地落在漂浮者的頭上，斷木碎片上，向海之無底洞沉下去的船尾上。

在那些跳到芬蘭灣寒冷的秋水裏去的無辜旅客中間，有一位照相師。掛在肩頭皮帶上的沉重的『徠卡』●和各種照相器材拉他往下沉。薄暗的綠水，在耳朵裏喧嘩，襲擊這隻平靜的小小輪船的那架德國轟炸機的摩托，從天上傳下嗡嗡的響聲。船上連一尊砲、一支槍都沒有，只有婦女和兒童，老人和病人。並沒有軍人。

照相師斷定，生命的一切是完了，用溺水者所特有的多餘的動作來折磨自己，是不值得的。他試圖想像這是一個無聊而又可怕的夢，然而，啊，水沖進他的嘴和眼睛，身體奇

●徠卡爲德國製造的一種照相機。

怪地麻木了，不感到寒冷。

他把雙手交叉在胸口，閉上眼睛，竭力最後一次想像妻子和兒女。

他們在意識中模糊地產生，但又消失了，好像浪濤把他們洗去了似的。他低着頭向水裏鑽。但是他沒有鑽到底。水把他拋到上面來。一半被浪濤窒息，一半被浪濤壓迫的他重又來到上面，張開眼睛，看見散佈着人頭的海，低低的太陽，鉛色的烏雲，並且聽到機槍的達達聲。

這是德國人在溺水的人們的上空飛過，掃射他們。

他是這樣嫌惡和難過，他決定重新回到水底下去。他又交叉着手，於是那隻他當做最貴重的武器看待的沉重的照相機又拉他沉向綠色的深處。有一種軟弱漸漸透進他的身體。雙腿漸漸萎軟了，腦袋裏也一切都模糊了。

浪濤又把他拋到上面，但是他已經不再張開眼睛，怕再看到可怕的景象。他閉着眼睛在起泡沫的浪頭中間搖晃着，好像被兩股浪濤壓倒和屈服了似的，——那兩股浪濤好似互相搶着他，把他從這邊拋到那邊。它們就這樣把他玩弄了一些時候，真是奇怪的事情，他的腦袋竟稍許清明起來了。

這時一股勁把他直往上推，本來一直沒有感覺到什麼痛楚的他，感到肩頭上一下猛烈的撞擊，張開眼睛一看，看見他被推起和木筏並排在一起，他注視一下這在致命時分急忙胡亂地做成的鬆弛而可憐的建築物，抬眼去看它的乘客，怎麼也沒有勇氣企圖攀到上面去，只是用雙手抓住了木板的邊緣，從水裏鑽出來，張開滿胸，透一口新鮮空氣。

清醒了的他，把額上的濕髮抹到後面，開始用另一種眼睛去看木筏。筏上坐着三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男子們都是渾身浸潮的，默默的，陰沉的。他們緊緊抓住木板，不看那女人。那女人用可怕的、不斷的聲音呼喊著：它一會高而尖利，一會困憊而抱怨地在空曠的海上震響着。

她的抓破的面頰和蓬亂的頭髮，張得很大的眼睛，——在在都說明絕望已經到最後階段，這絕望已經不分好歹。男子們扯成粉碎的衣服，他們愁眉不展的面孔，緊閉的嘴唇——這一切離照相師這樣近，他不禁把視線從這一種沉默的不動轉移到那女人痙攣似的亂動上去，那女人是這樣狂叫，甚至他那半聾的水底居民的聽覺也被這叫聲震聾了。

照相師把身子舉到木板上，嘴裏吐出一口苦水，對不動的男子們說道：

『難道你們不能安慰安慰這個女人嗎？』

男子們朝他漠不相關而陰沉地看了一眼。木板晃得厲害，爲了不致摔到木板下面去，照相師必須鼓起他的全力來。一個在他頭上泛過去的巨浪完全使他回復了安靜。後來抓着那堅牢的木板覺得非常舒服……

那女人在自己扯着自己的衣服，眺望着夜色從那裏推向前來的遠方，他想用自以爲如雷的聲音，打斷她的叫聲，問道：

『這裏誰是共產黨員？』

站在他附近的一個人從上到下朝他直視一下，說道：『我是……』並且伸出手來，想幫助照相師爬到木筏上去。

『那麼你是怎麼一回事，同志，』照相師緩緩地說。『這女人這樣叫喊，應該安慰安慰她——你，同志……』

這時一個巨浪撲到木筏上，筏上的人都消失到黑暗裏去了，而照相師則落到他還沒有去過的深處，——他覺得這新的潛入是這樣沉重。

當他再被拋到上面來的時候，他在近處什麼木筏都找不到了，只有三塊奇怪的木板漂到他身上來，他就看中它們給自己享用。但是騎到它們身上去並不那樣容易。它們逃開他

的手，板脊橫立起來，這時他明白了，假使他不和他的照相機——他經常的好旅伴告別，那麼木板就捨他而去自己流浪了，可是和木板在一塊還有獲救的最後希望，因為黃昏已經近來了。

他嘆息地解開皮帶上的扣子，皮帶從他的肩膀上落下來。照相機獨自往水底沉去。過了一瞬，照相機躺在木板上，把它們潮濕的邊緣緊貼住面頰，海水和他的淚水混在一塊。他用真正的眼淚哀哭照相機的逝去……

在照相師所服務的機關裏，來了一位身材高大、面色陰沉、鼻子有着傷痕的人，問這裏的首長是誰，以便向他報告照相師的死訊，講述他們——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輪船被德國飛機炸沉後逃生在木筏上，那位照相師曾漂到木筏跟前，當他開始說話時，浪濤沖來，把他帶到海裏，遠離木筏去了。他是在輪船出發的地方碰見這位照相師的。這是一個很值得讚揚的人，是一個好人……在那最後危急的時分，他還是自持很嚴。

這時人們打斷那說話的人：

『你可以把這事親自告訴照相師，因為他就在隔壁房裏。』

『怎麼，在隔壁房裏？』那講述的人叫了起來，『他得救了嗎？』

『得救了！』

於是便把照相師招呼來。照相師認出這就是在木筏上回答他『我是』的那人。他微笑着，問道：『啊，那女人怎樣了？安慰過她嗎？』

那有着傷痕的人有些難爲情，但還是回答道：『安慰過了。握住她的手，安慰過了。你的一聲呼喊回復了我們大家的生命。你是這樣突然從海裏冒出來，又這樣突然消失了，使我們後來獲救之後一直想念你，談論你。我到這裏來是特爲講述你的行爲的……』

『啊，那算什麼行爲，』照相師說。『可是照相機落到海底裏去了，假使你知道是那樣的照相機……唉！』

（林 陵譯）

母 親

「我們去看看他！」母親說，奧麗雅知道，她這樣稱呼的是誰。

他——就是兒子，奧麗雅的哥哥波利亞，志願兵。他說，他和他一班裏的全體同學一同參軍去。矮小的、筆直的、憂慮的母親站在他的面前。

「你是近視眼，身體也很弱，」她說。「你不怕嗎？」

「一點也不，媽媽，」波利亞回答。

「你從來沒有打過仗，你會感到非常困難……」

「沒有關係，媽媽，」波利亞說，收拾着他的行囊。

……母親和奧麗雅到他學習軍事的那村子裏去已經不止一次了。他上了課回來，奮激，疲倦，混身是灰，晒得黧黑，他坐下，於是他們談到城市，談到熟人，談到朋友。關於戰爭，他們什麼也不談，因為周圍一切都已充滿着戰爭。